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Qingchun Zuoban
Sanwenji

- 短剑与长笛
- 智慧的风景
- 第三根和弦

黄振国 刘高贵 著

青春作伴

臧克家题

ingjun wenyi chubanshe

亲切的乡音

——序《青春作伴》

凌行正

《青春作伴》，是河南省光山县县委副书记黄振国同志和县文联副主席刘高贵同志合作的一部散文集。这部散文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辑，“短剑与长笛”，是几篇人物专访；第二辑，“智慧的风景”，是描绘大别山老区和淮河两岸风光的；第三辑，“第三根和弦”，是抒发对家乡对亲人的一片眷恋之情。这三个部分总共40多篇散文，尽管它们描写的具体对象不同，各篇的主旨也不同，甚至还有几篇是类似杂文式的文字，但是，读罢全集，却有着一个比较突出的强烈的感受，那就是革命老区大别山的湖光山色，大别山的风土人情，大别山的涌动春潮，贯穿着这部散文集的始终，形成了这部散文集的鲜明的艺术特色。

我的故乡就在大别山的北麓潢川县，距光山县只有40华里，因此，当我读着这部散文集的时候，它所传递给我的信息，也是一缕缕浓郁的亲切的乡音。

第一辑的首篇《泥土芬芳似故园》，是对老诗人臧克家的专访，侧重记叙了臧老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潢川县从事抗日

救亡活动和诗歌创作活动的精彩片断。1938年初，正当中华民族面临日寇的野蛮侵略、奋起救亡图存的时候，臧克家同志从徐州辗转来到潢川，用他的战斗的诗歌组织群众、鼓舞群众、号召群众，创作了《通红的火把》、《血的春天》、《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等广为流传的诗章，还写了反映台儿庄大捷的文章《津浦北线血战记》。作者的这篇专访，以饱蘸激情的笔触，描绘出老诗人对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的回忆，抒发出臧克家同志对潢川、对豫南、对大别山的深沉情怀，读来亲切感人，尤其对我这个出生在潢川、那时还是个孩童的人来说，这篇专访更引起我的无限遐思和向往。第二辑的首篇《老区的畅想》，写的是作者在革命老区大别山进行采访时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感情波澜。这些年来，人们关心着老区，写老区的文章也不少见，然而我觉得这一篇有它的独到之处。作者锐敏地发现，在大别山区的各个地方，比较好的建筑是两种场所：一是革命烈士纪念碑，一是学校。在尚未完全摆脱贫穷状态的大别山老区，在尚未人人都能盖起新房的大别山老区，作者的这一发现，一下子触到了老区人民的心灵深处，一下子揭示了老区人民的崇高情怀，他们既不忘过去，更不放弃未来，尽管当前或许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而发展维艰，但是，只要抓住教育，抓住科技，老区的改革开放、老区的兴旺发达那是指日可待的，这种畅想绝不是空想。再看看第三辑的首篇《一往情深》，作者虽然写的是自己的母亲、大妹、妻子，但是，当我读着它的时候，在我眼前却浮现出大别山北麓豫南地区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一个个敦厚、纯朴、善良的性格，这种性格，还都打上了革命老区的深深的烙印。过去的革命，依靠的是这

些父老乡亲，现在的改革，同样是要依靠这些父老乡亲啊！

列举出这三辑的三个首篇，我觉得，这部散文集的品格我们大致可以把握住了。它告诉我们，革命老区大别山，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无论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独特的、高品位的宝藏。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去开掘它、提炼它、加工它，把它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的精品，再奉献给大别山的人民。

可以说，黄振国同志和刘高贵同志已经在开始做了（当然，还有许多同志都在做）。据我所知，对于散文来说，他们两位还都是“业余”的。黄振国同志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县的党政领导工作，可想而知那是相当忙碌和劳累的，但是他总是挤出点滴时间进行写作，这些年已经发表了不少篇大家称赞的好散文；刘高贵同志是写诗的，且已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就，但他也拿出一部分精力写散文。他们两位热情很高，作风很扎实很刻苦，决心也很大。当他们这部散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我除了作为同乡人向他们致以祝贺之外，我衷心希望：青春永远与他们作伴！

这是大别山的青春……

1992年7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亲切的乡音

——序《青春作伴》……………凌行正(1)

第一辑 短剑与长笛

泥土芬芳似故园……………	(3)
赤子情怀……………	(7)
一路豪歌向天涯……………	(12)
将军风度……………	(30)
路漫漫……………	(39)
抒发心声唱主旋……………	(55)
史光柱印象……………	(58)

第二辑 智慧的风景

老区的畅想……………	(65)
寻访消息树……………	(72)
心中的丰碑……………	(75)
漫步“红军村”……………	(80)
深山·古寺·茶歌……………	(85)
一天游遍“全中华”……………	(92)

黄河这一面·····	(95)
一样的风景·····	(100)
走读淮河·····	(108)
相知在鸟岛·····	(112)
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说开去·····	(116)
“廉石”的启示·····	(118)
听到的与想到的·····	(120)
漫话“牢骚话”·····	(122)
“官架子”与“官样子”·····	(124)
从“五家”说到“信阳精神”·····	(126)
饿书者言·····	(128)

第三辑 第三根和弦

一往情深·····	(133)
作为我妻·····	(140)
感谢你的箫声·····	(144)
种花记·····	(146)
烛光岛·····	(148)
永远的爱心·····	(150)
母亲的日历·····	(152)
青山有幸·····	(153)
梦中的红领巾·····	(161)
五月的变奏·····	(164)
无须诉说·····	(167)
故乡意绪·····	(168)
土地情愫·····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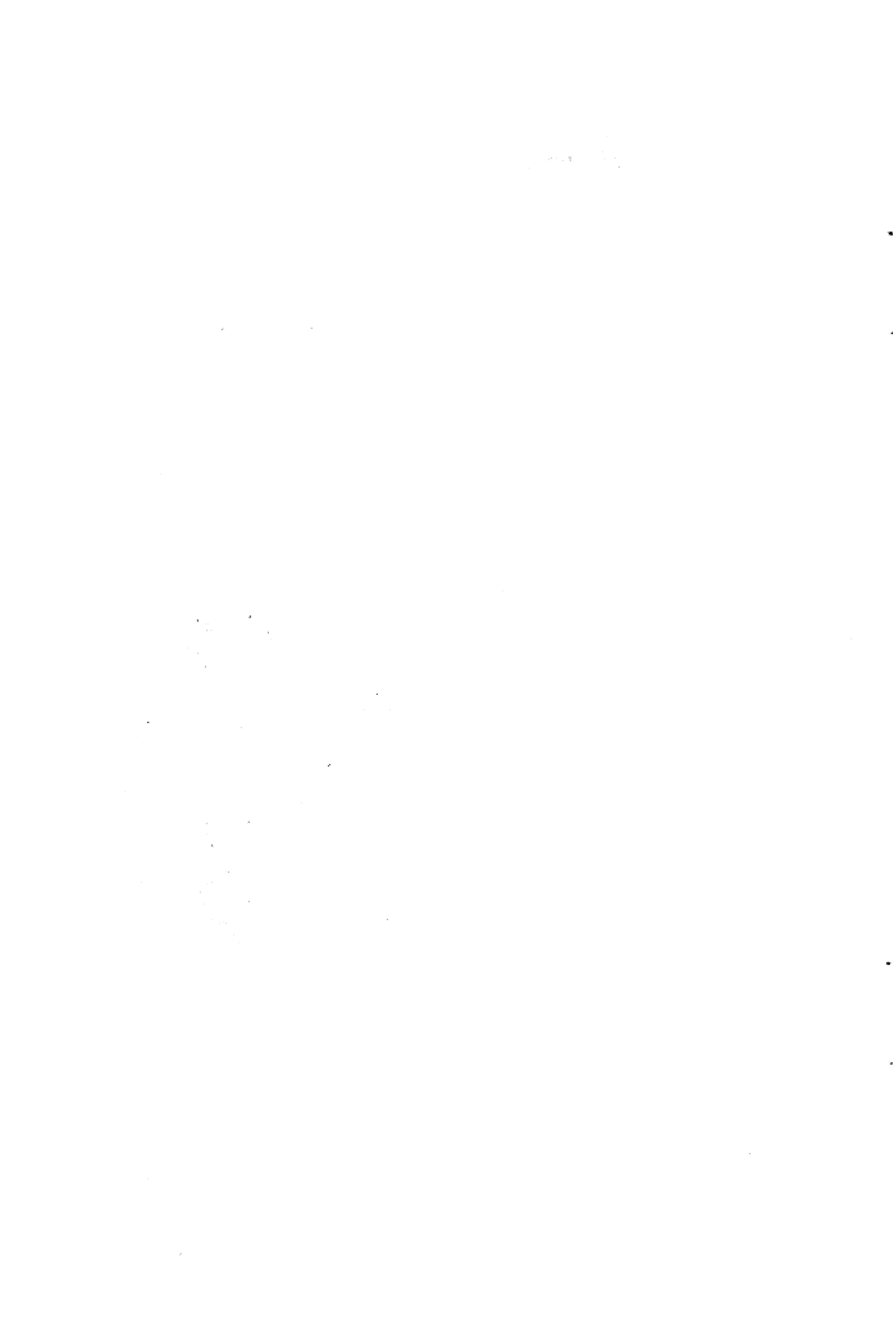
写给女儿·····	(173)
无诗的岁月·····	(174)
家是一首诗·····	(176)
短章录·····	(178)
季节河·····	(188)
傍晚·····	(189)
播金人·····	(191)
南来的路上·····	(193)
热雪·····	(195)
独步风景·····	(196)

除却感激·····(后记)·····	(197)
---------------------------	--------------

第一辑

短剑与长笛





泥土芬芳似故园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凌行正同志、河南《当代民声》杂志主编邓天骑同志一同去拜访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诗人臧克家。

臧老诗篇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印象极深，拜访臧克家是我多年的心愿。经凌社长事先联系，臧老特意安排时间，相约在他的寓所见面。

“欢迎你们来！”臧老和夫人郑曼早在等候我们了。进入中间的客厅，我注目环视了一下：屋内陈设朴素、典雅，周围摆着沙发。正面和左右的墙上，都挂满了郭沫若、茅盾等名人的字画，都是专门为臧老而作。我仔细端详一下臧老，他中等个儿，纯朴忠厚，体态精瘦，银发满头，面庞红润，精神爽朗，身穿一件长袖白衬衫，灰裤子，脚蹬圆口布鞋，从外表上看，蔼蔼然长者之风，朴实得像一位乡村的老教书先生。

我们说，我们三个都是河南潢川人。臧老在豫南潢川呆了一段时间，并写下了不少好诗和文章，我们这次来访，但愿能唤起您对五十多年前那些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的美好回忆。

“是啊，是啊，半个多世纪了，但我一直没忘记在豫南潢川的日子。”臧老说到这里，情绪有点激动，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他接着道，“我对河南、对信阳、对潢川的感情是很深的，前些年我曾为此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他略为思索了一下，便朗声诵读：

“却忆中州四十年，山河无处不烽烟。
戎装踏过三千里，泥土芬芳似故园。”

念毕，他又具体解释这首诗说：“回想四五十年前的河南各地，由于日寇入侵，到处是烽火硝烟。我那时是军人，身着戎装在河南跑了二十多个县，信阳地区的县我大都去过，住的最久的还是潢川，我的老家是山东，在河南信阳，感觉和在家乡一样，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是那样亲切，我很喜欢这首诗。听说这首诗被刻在石碑上，竖立在郑州黄河邙山游览区。”

“臧老，能否请您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我们接着往下问。

“好的。”他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如数家珍似地娓娓说来：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中国，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驻防在山东、徐州一带。为了抗战，第五战区成立了“抗敌青年军团”，大约有四五千人。我当时应友人电召从西安到徐州，在军团的宣传科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记得科长是王深林，在一块工作的还有郭德洁（李宗仁的夫人）、匡亚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张景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等人，其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由于南京的陷落，山东吃紧，“抗敌青年军团”需要往内地转移。当时，潢川是豫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历史上是光州名城，曾称为“小汉口”、“小苏州”。所以决定迁移到潢川去。我们是1938年元月中旬离开徐州的，当时我们都参了军，为此我曾写下了一首《换上了戎装》的诗。从徐州到郑州，在郑州一个纱厂我们和工人们一块演唱，宣传抗战，情绪很高昂。在郑州没呆几天就到了信阳，1938年元月22日我于信阳军次写了一首长诗《伟大的交响》，抒发了当时的感受。在信阳没几天便出发经罗山到潢川。时值数九寒冬，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交通隔绝。当时，我们便把棉军装翻着穿，白里子朝外，人雪一色，这样可以防止空袭，便于掩护。到潢川后，住在城关庙宇里，有时也住在群众家里，搞抗日宣传活动，我对潢川的印象很深刻，一条大沙河（小潢河）把县城分成了南北二城，房屋建筑有点江南风格。河上有座木桥，桥上有个铁牛，南城还有铁旗杆、清真寺等名胜古迹，那时潢川很繁华热闹。在潢川期间，经常到老专员公署门前的新民会场开会演出，参加的人员很多。那年灯节举行了一次提灯、火把集会大游行，演出了节目，场面很壮观感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在潢川我曾写下了几首诗：《通红的火把》、《血的春天》、《伟大的空军》，3月底我因事离开潢川到武汉，临走时又写下了《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一诗。我刚到武汉不久，第五战区政治部的负责人便又邀请我于4月初回潢川。时值台儿庄大捷，让我到前线深入一段生活后写文章，我北上经息县的乌龙集（今淮滨县）到安徽、山东，情况了解后，便又从前线战场回到潢川驻地，我于4月中旬花了六七天的时间，一气写成了《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讲述台儿庄大捷的情况，该书当即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很重视这本书，多次过

问，亲自为本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还提到我是如何不畏艰险到前线深入生活的。《序言》是用李宗仁先生手书稿刊印的。书的前面还附了一张李先生在台儿庄车站站牌边的戎装照片。这样，我便又在潢川住了下来，继续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到1938年7月1日，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团”，我任团长，于黑丁任副团长，团员有柯岗、曾克、田涛、邹荻帆、田一文等人。当时《新华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文化工作团”主要活动在豫、鄂、皖交界的大别山一带，这些地方山高林密，我们大都去过，由于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宣传演出，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都亲切地叫我们是“笔部队”。在此期间，我先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如《敌人陷在泥淖里》、《匕首颂》，以及在信阳其它地方写的《抗战的火苗》、《我们十四个》、《战斗在等待着你》等诗文，记得当时匡亚明同志要到山东去，我写了《为斗争我们而分手》一诗，作为离别纪念。“文化工作团”的活动情况和不少作品，重庆的《抗战文艺》都登了。这样，大概到了1938年9或10月份，我们分批离开了潢川，离开了豫南信阳，经湖北的随县、枣阳等地到南方去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风华正茂啊！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谈笑间五十多年竟匆匆过去了……

当他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得出，臧老是感慨万端，思绪连绵的。谈话中，充满着他对当年的战斗生活、充满着他对豫南潢川的深切怀念。

由于担心臧老太劳累，尤其怕过多地缅怀往事引起他过于激动而影响健康，我们都建议让他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们便和郑大姐聊起了他们在一块生活几十年的往事……

赤子情怀

我终于叩开了他的家门。

我是带着潢川文艺界的盛情，带着家乡64万人民的盛情，于1986年12月，在北京冒着严寒专程拜访了这位足以让家乡骄傲和自豪的游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凌行正同志。

是战火点燃了他的诗情

当我问及他的主要经历和创作情况时，他好像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他呷了口清茶，仿佛在品尝着这几十年的酸辣苦甜。在长时间的沉思后，他激动地说：

“我是从写诗开始的。第一首诗是在朝鲜战场上写成的。发表在当时的《解放军报》上，什么名字忘记了。那时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种强烈的创作欲煎熬着，骚动着……”

凌行正同志是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的。不久就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金城反击战”，这是停战前的最后一战。当时正在举行“板门店谈判”，这场战争的胜负如何对能否顺利签字关系极大。他们一边打，一边写牌子，用中文和朝文写着“分界线”的大木牌子，边打边往南推进。最后，敌人被迫在谈判桌上签字。

直到195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要编一本书叫《志愿军一日》，发动全部参战人员写文章，并从每个野战军里抽调一名写作能力较强的同志参加编写工作，当时五十四军就抽了他一人，回到国内北京总政参加编写工作，直至1956年年底。在这里他接触了一大批部队作家，读了不少书，特别是那些中外名著。他很受启发，一写就不可收拾。他觉得那段军旅生活是他写之不尽的源泉，也是那战火点燃了他的诗情……

为了表达自己，他不仅写诗，还写散文、话剧、小说……

他特别喜欢散文，大概从少年读《古文观止》时就开始。王勃的《滕王阁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苏轼的《前赤壁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曾给了他多少少年时代的幻想……

然而直到他参加了军旅生活，成了一名“背着背包的旅行家”、“业余的爬山运动员”时，他才觉得那川藏的异族风俗，西藏高原的平叛战斗，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战都远远是另一境界了。

这时候，他想起了散文，想起了散文可以抒情可以叙事的妙处。这更适应他那四川、西藏等飘浮不定的生活，但大多数是为了尽情地表达自己，他开始了多种多样的文学生活。

其实，他早早地就开始小说创作了。

早在1949年，潢川解放后，他毅然地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随军南下了，后在湖南参加了“衡宝战役”，敌人是白崇禧的主力部队——钢铁第七军。就是这一仗，把敌人的主力消灭了，也就是这一仗，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

息。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一气呵成，写出了第一篇小说《当国旗升起的时候》。

他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剧本创作的。只知道那次他的剧本被调演，他因而很荣幸地坐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

那是1964年，他和别的同志合作（由他执笔）写了一个话剧《边哨风云》，是反映中印反击战的。这个戏在西南地区观摩会演后，被评为优秀剧目，并进京调演。先后在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总政礼堂等地演出，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值得骄傲的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去了。他被安排坐在周总理身边……

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在用诗、用散文或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表达他那颗火热的心、激情的心。

他拥有那么多军功章和文艺奖章

先是个军人，然后才是个作家。他用大半生的经历证明了这点。从1949年离开故乡那个小潢河算起，他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从一个普通的学生兵，到一名战地宣传员、再到专业创作员，直至现在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以一枚枚军功章辉煌了他的军人称号。

早在朝鲜的那次“金城反击战”中，他就荣获了一枚“国际三等功”的勋章，并因而受到了贺龙、康克清等中央慰问团的亲切接见。

他还有幸参加了在朝的最后的一仗，并是最后一批回国的。当时叫“军队撤走、友谊长存”。那场面至今仍感人肺腑，朝鲜人民排着几十里长的队伍，二人扶着一个志愿军战

士，从驻地到车站，边走、边哭、边谈，朝鲜军乐队的同志一边吹、一边哭，充分体现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就是这次撤军工作中他又立了一次三等功。

作为一个军人，就这已足够了。然而他却以那么多的文艺奖章充实了军人作家的内涵。

也许因为他的作品是那战火的浓缩，也许因为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的呼唤，要不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容易打动人呢？

早在1964年，他创作的歌词《活着的黄继光——陈代富》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总政颁发的优秀节目奖。1980年7月，在“自卫反击保卫边疆英雄赞”的征文活动中，他写的报告文学《杨建章》又获总政颁发的二等奖。散文《高处不胜寒》、《绿色的诗行》在1982年2月成都军区政治部业余文艺创作中又被评为优秀创作奖。且不说话剧《边哨风云》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当我代表家乡父老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却很谦逊地说：“由于自己在部队几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搞行政工作，所以作品不多，获奖的也就更少了。”

悠悠故乡情

他太谦逊了。

我又一次以崇敬的目光打量着他。是的，没变。那夹杂着异地语调的口音依然流露出很浓很浓的家乡味。当我问他可曾回过潢川，并对家乡的希望时，他又止不住激情，兴奋地说：

“我在潢川生活了19年，是喝小潢河水长大的。从1957年